

《蔡国强：春光》

一、Salle des Hôtes (迎宾厅)

策展人 Philippe Platel 的话：

邀请蔡国强来到圣米歇尔山修道院，意味着促成一位当今最伟大的在世艺术家与世界上最具标志性的纪念性建筑之一相遇。这一相遇是“2026 诺曼底印象派艺术节”的重要亮点，也是对克劳德·莫奈逝世一百周年的致敬。

为什么是蔡国强与印象主义？正如艺术家本人所言，他在很小的时候便通过印象派风景画认识了西方艺术。本次展览将首次呈现一组他青年时期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深受这一来自另一片大陆、另一个时代的感性发现所启发。

本届艺术节的主题“一个可能的花园”，自然地呼唤着蔡国强的到来。蔡国强从中国哲学中的“五行”汲取灵感，形成了一种关于世界与元素的动态观念；这种观念与莫奈在吉维尼花园中展开的世界极为接近——在那里，植物与水成为绘画。而在蔡国强的创作中，火与空气成为绘画。

两位艺术家相隔一个世纪，却都试图让自然元素之间的流动变得可见。莫奈用 43 年的时间，通过《睡莲》系列捕捉水、土地与光相遇时转瞬即逝的时刻；而蔡国强则在一瞬之间，将火、空气与土地——通过与火药——相遇的刹那凝固下来。对于莫奈而言，瞬间是一生的叙事；对于蔡国强而言，它成为一场“非时间”的表演。

为什么要在圣米歇尔山召唤这场历史性的相遇？任何曾目睹这片传奇海湾日出的人，都能理解此地所蕴含的宇宙意义。在那里，一切都是能量的流动：自然苏醒，水、土地与光彼此回应，修道院仿佛将太阳投射向天空。米歇尔·塞尔曾（法国著名哲学家）说：“我们的世界由土地与星辰构成。”在圣米歇尔山，我们正处于这些宇宙动力的核心，而这也正是蔡国强作品中始终涌动的力量。

在修道院的宏伟之中，艺术家创造出一个纪念性三重奏：千年建筑、莫奈的现代性，以及今日的艺术发明。三者共同唱响同一曲《O Ignis Spiritus Paracliti》（“圣灵之火啊”，中世纪拉丁圣歌），面向人类与艺术的未来。

“艺术家的话”

少年时的艺术家梦，其实是“画家梦”。画什么？怎么画？可以写很多；但常不知道，为什么画？其实，就是爱画画。我六岁学画，年青时在家乡泉州常跟剧团下乡，船头写生、河水洗笔…印象派光色里的水面，已经开始通过廉价印刷品，伴随我的成长闪烁。

1978年，20岁的我乘运煤火车第一次离开家乡、远行上海，在“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第一次看到外国人的原作，从莫奈、德兰、雷诺阿，到科罗…让我深感艺术家风格可以如此不同！自由带来的差异性，比任何单一风格对我的影响都重要。从此我也大胆谈论“莫奈们”，仿佛我去拜访过他们一样…1984年，我开始用火药作画。莫奈在光影中捕捉瞬间，我则用火药捕捉瞬间的能量、对话宇宙，一路至今。

我与印象派的对话，更在於如何将‘形而下’的花草自然之物，通过爆炸的能量，瞬间升华为‘形而上’的宇宙精神。对绘画的热爱，以及如炼金师般的好奇心与转化能力，是跨越时代与风格的精神遗传。对话前辈，最让我感铭的，还是他们不曾回避火车、电灯、摄影等新技术发明的时代冲击，而在巨变中直面挑战、开创崭新艺术可能的勇气和精神；这也是我们在全球局势震荡与重塑、AI与高科技狂飙的今天，真正值得向印象派致敬之处。

少年梦常会在渐长的野心中被忘却。但每当面对人生得意或失意，都会突然想起，自己还有没有画画少年的底色？如果有，再好、再坏，都还是那个“画画的”！还是那个好奇宇宙通灵、兴奋艺术好玩的不变自己，也就平和一些，不那么骄傲或糟心。

世事巨变、万千不定里仍然确定的是，画画让我快乐，这是底层逻辑。

蔡国强

2026年4月



《聖山》，2026，火药、画布，183 x 366 cm

作品是蔡國強對這座建于中世紀的修道院，以及純靜諾曼底自然生息的回應。靈感來自藝術家

Cai Guo-Qiang: Radiance of Spring at Mont-Saint-Michel Exhibition Text (Chinese)

2025 年首次踏訪此地時，清晨薄霧中恍然浮現的神秘畫卷——潮汐、花草與羊群在時間中緩慢展開，神聖古蹟也隨着第一抹朝陽，置身似花似霧的幽渺意境中。作為整個展覽的第一件作品，也特別獻給此地的神奇。



《波納爾陽台的烟花》，2026，火藥、畫布，183 x 366 cm

作品靈感來自波納爾居家遠眺塞納河的三幅畫，和其反對寫生、倡導基於記憶和情感的色彩體驗和感知的創作方法。蔡國強先在其新澤西的工作室，以手指於畫布上捻磨彩色火藥後引爆，形成基礎畫面，再於展覽前夕赴維爾農，帶著實地踏訪的感知，在波納爾故居旁的倉庫最後完成作品。

畫面上方的一片朱紅筆觸，呼應蔡國強於開幕時在維爾農塞納河畔上空揮灑的“空中繪畫”白天烟花中的一幕，似是他對波納爾跨時空的幽默呼喚。“画画的人总想把众多艺术家元素共存在一件画作上，也想象自己可以横空出世……这是努力一生的本事与挣扎，也是一生的幸福。”—蔡国强



《紫色花草》

2026

火藥、畫布

183 x 366 cm

作品靈感來自 2024 年蔡國強攜家人拜訪莫奈吉維尼故居時所見。夏末的花園洋溢著鮮豔的紫色，從鼠尾草、羽扇豆、三色堇、雛菊，到鳶尾花…… 創作時，藝術家放肆實驗各種新舊技法。除了水洗火藥畫之外，也以“陰陽炸”技法將上下兩張畫布面對疊壓、多次點火爆破，下層畫布最終成為《紫色花草》；曾經覆蓋其上的一塊塊畫布上留下的抽象痕迹，仿佛其靈性的烙印，也成

Cai Guo-Qiang: Radiance of Spring at Mont-Saint-Michel Exhibition Text (Chinese)

為本次展覽作品《三原色》與《睡蓮池》的底層基礎。蔡国强常说：“每件画作都是下一件的草稿。”



《莫奈墓地》

2026

火药、画布

130 x 162 cm

莫奈逝世百年之际，蔡國強前往吉維尼的聖拉德貢德教堂，向安眠於此的莫奈致意。他攜畫布和火药在墓前寫生，騰起的彩烟丝丝缕缕，仿佛他少年時期以來對莫奈的情感。



《莫奈花園寫生》

2026

火药、画布

130 x 162 cm

这是蔡国强于展览开幕前夕，特别前往现场写生的作品之一。1993年他在卡地亚基金会驻留时，就曾和少年时家乡的画友、后来的太太，一同去过莫奈花园。2024年巴黎奥运后，又带女儿们重访，蔡国强回忆，“当时我拍下很多素材，准备回来创作莫奈花园主题的绘画，也就是与印象派对话。没想到一年即受诺曼底印象派艺术节邀请，深感天意！”



《睡蓮池》

2026

火药、画布

183 x 366 cm

《睡蓮池》源自展览作品《紫色花草》“陰陽炸”技法使用的第二張上層畫布，爆破留下魂魄般的基底，成为这片构想幽微幻景的作品起點。藝術家在爆炸后的畫布上噴水，使可溶性色粉自然擴散，形成寬闊的池中倒影和睡蓮，呼應莫奈晚期《睡蓮》的抽象傾向。



《宇宙花園》

2026

火药、画布，183 x 366 cm

作品呈現蔡国强心中的宇宙花园，每朵爆炸的花形都来自他於吉維尼花園和聖米歇爾山周邊所拍花草。创作时，艺术家先在画布上布置日本棉纸，再播撒火药点燃。能量和色烟透过纸张的纤维均匀散開，亦过滤了火藥的凶猛躁动；花草仿佛浮游虚空之中，柔和而純淨。

“印象派前輩們的輕鬆、自由，和開放，激发我探求一種‘寫意性’：在自然中生活，在感知中流動。”—蔡国强



《三原色》，2026，火药、画布，183 x 366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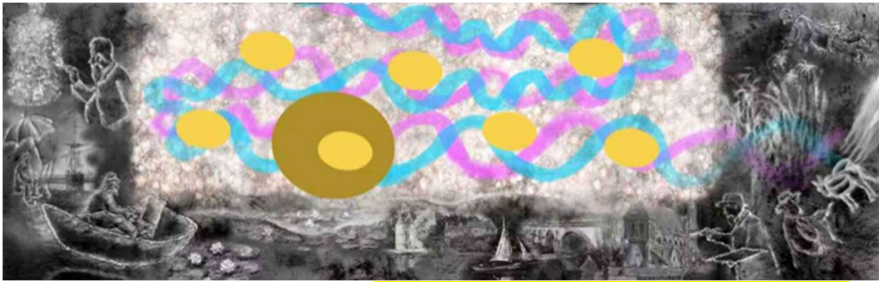
这件三联画的底色来自本次展览作品《紫色花草》的“阴阳炸”技法：上下兩張畫布疊壓點火，作為壓力的上層畫布上留下爆炸瞬間的痕跡，轉化為這件作品的起點。各自佔據畫面主體的紅、黃、藍繪畫三原色，從混沌浩瀚的火藥煙痕留下的基底中綻放、宣洩，撲面而來，彷彿打開通往另一時空深處的隧道。

“莫奈畫花，更在捕捉時光中的色彩變化與視覺感受；與莫奈相似，當我把花當主題時，更在捕捉和表現其宇宙和生命的能量。” — 蔡國強



《黑白花》，2026，火药、画布，183 x 366 cm

作品灵感来自诺曼底常见的白藤鐵線蓮，在英語中亦被稱為“旅人喜”（Traveler's Joy）。這一詩意之名源自 16 世紀草藥學家 John Gerard 的命名，因其細長如鬚鬚般的附屬物，如旅行者歷經坎坷後的滄桑。蔡國強以《黑白花》回應諾曼底的自然生態，和數世紀來通往聖米歇爾山的朝聖之路的精神；亦喚起他自己四十年来離鄉遠行的人生。創作時，蔡國強揮舞線香，飛速燃爆畫布上的黑火藥，依稀是學畫少年時的速寫…由此呈現的粗獷和單純，與其它彩色畫作形成對比。



《为“春光”所作火药草图》 (image to be updated on May 27)

2026

火药、画布

195 x 650 cm

作为整个展览的最大作品，这是蔡国强为其开幕时在維爾農塞納河畔上空挥洒的空中绘画“春光”白天烟花所作的创意草图，于开幕前夕在維爾農現場爆破完成。

畫面四周以黑火药勾勒在诺曼底河岸往来的印象派先輩剪影。中心构造九個調色板，象征布丹、毕沙罗、莫奈、雷诺亚、秀拉、波纳尔等至今徜徉在这「印象派之谷」的绘画热忱与先锋精神。

“印象派画家们敏锐感知时代，闷头干好‘活’。他们热衷绘画的方法实验，而不追求大主题和叙事，也不让观念先于形式；他们让蒸汽机和埃菲尔铁塔等时代符号融入绘画的自然，让光在花草与皮肤上反射，让水面与天空成为艺术家的镜子，照见光色的瞬间，留下艺术的永恒。

“印象派以‘眼睛混色’，大大加强了艺术的主观表现。我的火药画更是没有调色板，而是直接在画面撞击融合…印象派提醒我们耐心等待表现世界的新可能。世界复杂而脆弱，但印象派的作品跨越不同文化和百年风雨，仍然温暖、愉悦人心。它的纯粹、至简而至远，连接了人、自然与艺术，极大鼓励了后代勇于改变，又积极享受艺术冒险的乐趣。” —蔡国强

早期畫作

1970–80 年代

紙、紙板及畫布上的油畫與水彩



Cai Guo-Qiang: Radiance of Spring at Mont-Saint-Michel Exhibition Text (Chinese)

精选蔡国强 70-80 年代的油画和水彩作品，呈现他青少年时期受莫奈等印象派画家影响的成长脉络。“从一年级起，我就在班上画黑板报，后来又在校园里画宣传画。记忆里，每当我画领袖像，父亲总叫我别画，怕我被抓到把柄，说我‘丑化领袖’、‘反革命’。我总是争辩说自己画得很像！他却说：‘你是小孩，自己觉得像，人家会说不像……’长大后，我就知道人物画常被政治支配，于是更爱画风景，随心所欲地面对自然，描绘心中的艺术梦。

“为了模仿前辈画家的风格，我常在家乡寻找类似的景点去写生。黄昏时，母亲在河边洗衣，我就在岸上画水上的夕阳反光；黎明前，母亲悄悄去山里的寺庙祭拜，我就在外面捕捉阳光初绽的瞬间。”——蔡国强

关于蔡国强

1957 年生于中国泉州，80 年代初于上海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1986 年 12 月起旅居日本近九年，1995 年移居纽约至今。

以开创性的火药画、爆破艺术及奇观式的大型装置闻名，亦横跨录像、行为艺术、公共艺术，并利用人工智能（AI）等各种新技术实现作品。

截止 2026 年 1 月，蔡国强已实现逾 652 个展览/项目，包括约 122 次个展和 85 件爆破项目。重要个展包括：2006 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008 年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回顾展，普拉多美术馆（2017，西班牙）、乌菲齐美术馆（2018，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与庞贝古城（2019，意大利），和北京故宫博物院（2020）等。近年重要项目包括为巴黎蓬皮杜中心闭馆仪式创作的《最后的狂欢》（2025）。

2015 年，蔡国强在家乡泉州实现爆破项目《天梯》，同名纪录片于 Netflix 全球发行。亦担任 2008 年北京奥运开闭幕式的核心创意小组成员及视觉艺术、焰火总设计。

曾获众多大奖，包括 1999 年威尼斯双年展国际金狮奖。2012 年，他获得“高松宫殿下纪念世界文化奖”绘画类奖。同年，由于他对国际文化交流的贡献，获得美国国务院首次颁发的艺术勋章。

二、Chapelle St. Madeline (圣玛德莲小教堂)

《春之光辉》火药画创作，2026，导演：夏珊珊，制作：33 Studio 与 Cai Studio

纪录影像（夏珊珊导演）展示蔡国强为本次展览《春光》所作系列火药画的创作过程，让观众更多了解艺术家的创作方法和其与印象派对话的求索。

三、La Crypte des Gros Pilier (巨柱厅)

《爆破花园》

以“巨柱厅”独特的放射状建筑构造为灵感，将其转化为一座蔡国强的“爆破庭园”：七个投影区围绕中心柱展开，犹如爆炸四散的火光轨迹，回顾蔡国强“放射”世界各地的爆破计划，对话“巨柱厅”的物理和历史的沉重能量，亦回应圣山的精神地理。

此处亦展示蔡国强于展览开幕时在维尔农塞纳河畔实现的白天烟花“春光”的纪录影像（夏珊珊导演）。这场烟花并非在天空重现印象派图像，而是在当天的风、水与天光云影的变化中与自然应和，透过爆破的能量转化，回应印象绘画中对自然的抽象感知。作品与自然共谋、与媒材互相发现，并利用偶然，在控制与失控之间，延续和转化印象派的方法论。

四、Chapelle St. Martin (圣马丁小教堂)

《余光之花》，2026，火药、陶瓷，80 x 150 x 8 cm

作为展览的最后一件作品，这件火药陶瓷花草雕塑，呼应本届艺术节主旨“一个可能的花园”，为观众留下一个意外的惊喜彩蛋。